



鏡鵬飛 著

青春的火花

广东人民出版社

56
5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中篇小說。作者以生动、朴素的語言，描述了一个青年在革命战争中十余年的經歷。从抗日战争末期起，中經湖南解放、參軍、南下，参加解放海南島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直至受伤返国、复員、参加农业生产为止，他無論在参加革命前的苦难岁月里或参加革命后的严酷战争的考驗中，都表现了頑强、勇敢和旺盛的斗争意志。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青年在革命的队伍中，怎样得到鍛炼和成长的过程。

亲爱的哥哥，光荣的中校同志，

我們已十七、八年不見面了。你一再来信要我談談久別以后的經歷，这么多年的事，怎么好說呢？我几次拿起笔来，都不知从何說起。在媽媽的一再催促下，我終于下定决心在每天劳动之余，抽出时间来写这封信。这样零写零凑，想起什么就說什么，当然是写不好的。不过若永远不动笔，一定什么也写不出来。因此，我也顧不得写好写坏，反正，你是我的亲哥哥，写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你离家那年，家里不光是沒穿的，餓肚子，以后还多了一門躲日本鬼子的恐慌。靠汪湖鎮的那条河里，兵船、民船、泡起的死尸挤得水都看不見。不分白天黑夜，河里只听得桨声、喊叫、哭罵，堤上到处拖船、拉伕、捆猪、鸡飞狗走。尤其是到了夜里，人們不敢点灯，門外的脚板声噼叭噼叭拍得人心都发顫。我和媽媽抱在一起，媽媽总是哭，我只知道怕，爸爸也不睡，老是端着那截竹头烟袋抽旱烟。每回烟灰吹不出来的时候，他就用勁将那竹头在椅子腿上敲，敲的那股声音真使人心焦。媽媽

发脾气地说：“你只晓得烟，烧，烧，烧！人家都跑了，你还一点主意都没有！”爸爸的性子还是那样好，妈妈每次哭、吵、打家具，爸爸都没有说一句重话。象妈妈这样问，爸爸都只当作平常话，他说：“人家跑嘛跑人家的，俺们又没有万贯家财搁着，怕跑时搬不动呀！象镇上福泰祥那么多货，才搬一半。明天他们货上船，我还去帮搬一天，弄几个钱，自己走时也能少挨些饿吧！”爸爸就这样，帮这家搬了又帮那家搬，为了几个钱，不分日夜干。那天清早，时局更紧张了，都说日本鬼子到了三岔湖，有好几千人，趸船装，洋船拖，飞机遍地散传单。许多人说：“鬼子吃猪只吃腿，吃鸡要剥皮，烧的背时屋，杀的蠢东西。”帮商家搬货的人，都是象爸爸一字不识的，怕杀来杀去，全杀在黑腿杆上，不等吃早饭，镇上搬货的人，差不多跑光了。镇里冷清清的，破布、杂物、烂棉胎，满街都是。妈妈催爸爸走，溺财的色新染厂老板一定要留爸爸一伙人帮他埋完三百零九口染缸才走，许愿工钱加倍。爸爸在腰里掏出六张票子来，交给妈妈，叫我们先逃到山里三姑妈家，他埋完缸，跟脚就来。妈妈不肯，要走一起走，不走都不走，活要活在一起，死要死在一堆。妈妈拽住爸爸的手腕不放，过了好久，爸爸还没有上工，染厂老板指着爸爸的鼻子大发雷霆：“姓丁的，怕死就跟媳妇孩子一起滚，胆大你就还干一天！”爸爸咬住嘴唇，苦苦摇着头，终于推开我们，叫我们快走。妈妈哭了，我也哭了。我们看着爸爸扛起一口大缸，一步一步的往那染房阴森的后屋走去。

家里的东西，用妈妈出嫁时的一床蓝印花被单包着。那床补丁又补的篾垫席，也卷起来，由妈妈背着。我手里提一个旧藤篮子，里头装着三个缺了边的碗和几双筷子，还有一把三指

寬的切菜刀。除了這些，一粒米、一滴油都沒有。

我和媽媽順汪湖鎮的河堤往山里走。一路上，盡是挑担、背包的難民。還有一幫幫的學生，他們唱着打日本的歌，也唱我們縣田漢編的歌子。我記得這麼几句：“追兵來了，可奈何？娘啊！我象小鳥兒回不了窠，回不了窠……”听了非常淒涼！我們這些在堤路上走的人，真苦得很，只有河里的大桅杆船上，裝着有錢人和那些紅漆閃閃的寧波家私，他們趁着洞庭湖漲水的順流，四平八穩的往金牛山一帶溜去。

我們边走边討米。討不到。沿堤沒有住家的，難民又多，一天快過去了，小碗里還不到半酒盅爛糙米。我的心口跳得厲害，空得慌，眼前象有很多金蟲子晃個不停。我走不動了。小籃常常撞在別人挑的担子上。媽媽哄我說：“小青，打起精神來呀！你看快到了，到三姑媽家里，三姑媽煮荷包蛋小青吃。”是的，看過去，是快到了。三姑媽在內庭湖那邊，這裡能看到屋頂。要是有一只船，順水兒流，半餐飯久，就能到。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哪裡有船？只有沿着湖堤繞幾十里，天煞黑才到。

三姑媽家里擠了一屋難民。三姑媽有病。她自從被地主三姑爺搶來作老婆之後，病到現在。這時候，三姑爺正在屋里屋外罵，罵偏屋里的柴火少了；罵今天黃雞婆下的蛋沒撿到，都是人多招下的。我連忙喊：“三姑爺！”三姑爺一扭頭，看到我們母子，笑都沒有笑一聲，板着臉說：“你們也來啦！來吧！擠吧！”媽媽問：“三姐呢？”三姑爺說：“三姐！三姐在床上哼哩！這年頭，都莫想活了。”我跟媽媽一邊听一邊便到了三姑媽房里。我上去喊三姑媽，三姑媽直想坐起來。她忙叫我：“青兒，爸爸媽媽都來了吧！還沒吃飯吧孩子？受驚啦吧！”我扑到三姑媽身邊，

想哭。三姑媽是缺兒子的人，很心痛我。她叫媽媽做飯吃，可是，她這被三姑爺敗下來的破落地主家庭，早就是吃蚕豆、黃豆過日子。媽媽把討來的那點米和豆子煮在一起，嘴裡才沾上吃的。就在我們吃的時候，還有難民向我們討哩。我看到幾個小孩哇天哇地哭，就省下一小碗偷偷分給他們吃。不防被三姑爺看到了，拍桌子罵了我。這是第一天，我媽沒有作聲，三姑媽又和他吵了起來，嚷來很多人看熱鬧。哥哥！你說這是人活的世界么？

夜里，媽和三姑媽都沒有睡，等着爸爸回來。我睡在三姑媽床前的竹床上，也等着爸爸回來。我知道爸爸會弄到加倍的工錢，或者會綁緊袖筒裝幾升米回來，讓我吃一頓飽飯。每當媽媽的葵扇往我身上搨過來的時候，我就舒服極了，慢慢地，我就安靜的睡着了。我仿佛看見爸爸穿着一身新衣，還給我做了新制服，買了六年級的書，另外還有一皮箱好東西，眼都看花了。“好了，好了！爸爸象福泰祥的樣子呵！”我從夢中喊叫醒來。媽媽的葵扇還幫我搨着，我看不清她臉上有沒有流着淚，她嘶啞地說：“小青，雞叫了，我剛才還聽到槍聲，是汪湖鎮那邊傳過來的。爸爸還沒有回來哩。”“媽媽，天亮爸爸會回來的，如今他看不見。”我安慰着媽媽。

天亮了，爸爸還是沒回來。我和媽媽不能總吃三姑媽的豆子，媽媽要拿錢去買，買不到；爸爸昨天掙的錢，今天就不生效。現在這裡买东西，是吃的換吃的，可以拿雞“買”米，拿米“買”肉；國民黨的關金票子揩屁股都沒有用。媽媽只好帶着我到山上找地霉菜、紅刺梗、胡蔥子、苦珠子當飯吃。我們一邊拿野菜度日，一邊站在山上望爸爸。三天三夜過去了，仍然不見

爸爸的影子。

到第四天早晨，在三姑媽屋后，听到有很多人哄鬧。我赶忙要去看，忙中把自己一只碗从桌角上碰下来打碎了，咣当一声，惊动了三姑爷，他以为打的是他的碗，撞进屋来，不問青紅皂白，朝我一巴掌：“你瘋啦！一只碗都端不住！真他娘的家务旁，出狗熊。”媽本来要罵我的，看到三姑爷做得这样过火，反而和他吵了起来。三姑媽听到直在床上滾。

这时外面人声更大了，我趁势跑出去，就看到三姑媽屋后水碼頭边挤了不少人。有人拿长竹篙喊着：“頂开！頂开！靠近吃水碼頭了，真是倒霉！”我往人中挤，昨夜听三姑媽說，水碼頭边，常常漂过衣服包、家具、門板、脚盆、桶儿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喊頂开。我小小的脑筋忘了三姑爷的巴掌痕在我臉上油辣火燒，忘了三姑爷如何在跟媽媽吵，忘了三姑媽如何在床上翻来复去滾。我一心鉆到人前面去，一直往拿竹篙的人身边挤。我看清了水里漂来的东西，不是衣服包、不是家具、不是門板、不是脚盆、也不是桶儿，那是一具死尸。那死尸背朝天，慢慢的漂攏来了。拿竹篙的人对着它說：“对不起，伙計！这一向你們来的太多了。行行好，另找碼頭吧！”說着竹篙頂住死尸的腰。亲爱的哥哥：这时，我記起了在色新染厂爸爸扛大缸往染房里走的背影……

我忙央求那拿篙的叔叔，不要頂开，撥攏来看看。他不撥，我跟他跪下来，我說我認得这死人的，他才一篙把死尸別得翻轉来，往岸边一撥。我張着嘴扑过去，顧不得有多大的腥味；一看，衣服象爸爸的，可是不是爸爸，爸爸沒有这么胖。我捂住鼻子想退开，但眼睛沒有轉一轉，拿篙的忙問：“不認得吧？”說着

竹篙又頂上去。這一瞬間，我猛的想起來：“這是爸爸！這是爸爸！爸爸呀……你怎麼啦……我和媽媽等你，你來，你說來……”我看清了他額頭上的一條刀疤，這是國民黨捆他當壯丁時被一個兵的刺刀尖劃的。這道疤還在，爸爸的臉是浮腫的呵！“媽媽呀……”我哭喊着叫媽媽，媽媽兩腿不分高低的跑來了。她看到爸爸了，她幾乎瘋了，她滾着哭，她猛捶自己的胸膛。一会儿，她渾身是泥，肩膀上的衣服刮破了，露出白肉來，頭髮蓬亂得遮住了臉和前胸。我跪坐在媽媽身邊，緊緊挽住她的胳膊，怕她撲到水里……天呵！誰救救我們這些越窮越苦的人……

爸爸死后，用我們那張唯一的破蓆席卷着埋了。以後我和媽媽常常睡在亂草上。後來聽到和爸爸一起埋過染缸的梅海叔說，爸爸是在我和媽媽到三姑媽家去的那天夜里死的。當夜，日本鬼子便圍住了汪湖鎮，狡猾的色新染廠老板，早抽腿跑了。爸爸和梅海叔他們知道事情不好，便跳河逃跑。說不上來由，日本鬼子打出很多電棒，照着河里開槍，爸爸被打死了。我們都應記住，也應教育後代記住：這是日本鬼子害得我們家破人亡，是狗日的地主崔三要光了租子逼得爸爸做短工，是狗日的色新染廠老板硬留爸爸埋缸，弄得我們生離死別，流離失所！弄得我們忍飢挨餓在這金牛山下哭天無路，哭地無門！

不久，三姑媽也因久病不治、多憂多愁而死。我們在三姑爺這裡更住不下去了。這裡有人開始勸媽媽和三姑爺圓牆來，媽媽不肯，我也不肯。三姑爺是個嫖賭敗落的懶漢，待人刻薄入骨。三姑媽死后沒過七天，他就想強奸媽媽，只因屋裡住的難民多，沒有把媽媽捺倒。媽媽的眼都哭腫了，死了丈夫，受人

欺凌、孩子又小、飢餓……天天发愁。一天，她對我說：“小青，要是媽媽死了，你叫人把我埋在爸爸一起。哦！”我說：“不！媽媽你不会死，你会活蠻久蠻久的。”媽媽嘆了聲說：“怕的餓死哩！”我說：“我天天找野菜來吃，吃飽就不餓死啦！”我說着，媽媽的淚滴到我的臉上，我給媽媽揩干了眼淚。這時，我怕媽媽餓得凶，便告知她我要出去找一籃野菜回來。媽媽點點頭，我就出去了。天要黑的時候，我采了一滿籃地霉菜，還有挺大的几串野葡萄，想來媽媽見了，一定高興。回家就敲門，喊媽媽，媽媽沒有回答。我知道，說不定媽媽也出去找野菜了，便用一根小棍棍撥門門，吱一下，門開了。我進門一抬頭，啊！在後門口，媽媽站在凳子上，兩手攀住從梁上吊下來的一個繩結，頭伸在繩圈里，我急得蹦起來喊：“媽媽呀！媽媽呀！……你不要吓我呀！我怕呀！我怕呀！媽媽……”籃里的野菜撒得滿地都是。我一边喊一边扯媽媽的腿，媽媽不下來，我摸過來三指寬的切菜刀，一縱身跳到三姑媽的衣櫃上，把那繩子砍斷了，媽媽才從凳上栽歪下來。我扶住媽媽躺在三姑媽床上，又從媽媽頸上解下那截繩子，把它折迭起來，砍了二、三十刀，只剩筷子長那麼一截截。停了很久，媽媽才長噓一口氣，睜開眼睛看到了我，緊緊抱住我喊：“小青，小青！”我也哭着說：“媽媽，媽媽，你說過歹活比好死強……唔唔唔唔……”“小青，媽媽對不住你！”“唔……媽媽……”我倒在媽媽的懷里大哭得昏過去了。

這種凄苦難熬的日子，煎得我和媽媽面黃肌瘦，薄皮包着骨頭，猶如紙糊篾扎，風吹得倒，雨澆得爛。將近一月光景，有人進山說日本投降了。其實，已經投降了半个月，山里人才知道。這消息傳開，住在三姑爺這裡的難民，有的連夜就要回老

家去，我和媽媽也要回汪湖鎮。這時候，三姑爺假裝好心留我們，到底我們當夜走了。

汪湖鎮的骯髒街道，人們還在清理，但破爛的局面還看得出，街上的鋪台子東歪西倒，破板爛木，橫七豎八，一塊塊的招牌底裂漆脫，福泰祥的招牌成了福大羊。我們的草屋外長滿了狗尾巴草，推開門，滿屋霉氣，上下都是蜘蛛網，一條魚鱗蛇露出長長的一截尾巴伸在灶外；床板底下，一只母狗養了四只小崽，對着我們吠，不許進去。我拿棍子趕，它才夾住尾巴不滿意地汪汪叫出去，就象我們占了它的房子一樣。

在屋里，爸爸的竹頭旱烟袋還靠椅子豎着。唉！屋里少了爸爸，爸爸什麼時候都不會回來了。媽媽的臉上挂滿了忧愁和泪痕，一塊塊的烏斑開始又深又黑的蒙在她那轉向蒼老的面容上。

我們回鎮之前，汪湖鎮又從新建立了保甲，我們屬第一保第一甲。甲長劉保宏第二天便在門外通知我們預備戶口稅，慰勞費；兩口人，總共大洋一元。媽媽對他說：“保宏，你不是不知道，俺們原先就住在这里，還有什麼戶口稅？俺孤兒寡母，沒得男人弄錢，哪里又出得起慰勞費？俺這麼窮，真是粒米不沾牙，哪個慰勞哪個？”劉保宏沉着臉說：“呵好好！丁家的，你是蠻橫的！國民政府規定的，你不交，鄉公所的班房等着你。俺也沒好多道理講！”媽媽說：“你們根本就不講道理嘛，我們沒吃沒穿，還受人欺負。坐班房，砍腦袋我都不怕，還是沒得交的！”“呵，好好好！沒得交的，沒得交的！等一等你就請出，这里不許你住！”劉保宏抬高嗓子聲勢汹汹地繼續說：“你，你能有鎮上尖辣椒那麼厲害？她如今也老老實實蹲在班房里。”

刘保宏走后，八姨知道我們回来了，連忙来告訴媽媽，說這間草棚还是不住好，免得立戶口。她劝媽媽到崔三家里去做女工，把我寄在她家里干零碎事。我靠着媽媽沒作声，媽媽半天也未說話。八姨說：“姐姐，我看就这样吧！”媽媽說：“唉！有啥法子。”这时，那条母狗又从正門进来，钻到我們床底下，我和媽媽都沒有赶它……

从此，媽媽又到崔三家做女工，斗米一月。我在八姨家，什么都干，一有空我就讀書、写字。这是爸爸生前叮囑的，他恨沒讀書、不識字，吃那么多苦，才供我讀到高小六年級。

一天，我帮八姨砍完一捆柴火回来，八姨蛮高兴，叫我莫累着了，我趁她高兴的时候，說：“姨姨，我今日出門碰到鎮上曾老师，他的学堂开学半个月了，他叫我上学不要我的學費，他还說让我这期毕业哩！你让我讀半年书好不？”八姨只是苦笑，末了，她很难过地說：“唉，要是你爹在，早記得让你进学堂了。俺到底不記得，明天你就准备上学吧。啊！住在俺家里，八姨不拦阻你。”我听了，多么快活！我圍着八姨轉，恨不得給八姨作八八六十四个揖。八姨看看姨爷，他慢慢的点着头也同意了。姨爷是忠厚人，跟爸爸一样，不爱讲多話；我在他屋里，也象在自己屋里。

我到了学堂里，比別人少上两周課，只得拼命赶。每天放学回来，还替八姨挑水、撿糞、收拾菜园、劈柴火、磨刀、扫地、安板凳腿……样样都干。星期日，便帮八姨割一整天芦葦秆。那些沒做完的功課，在中午別人吃飯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課堂里补上。那时，我沒有鞋穿，放学回来，路上晒得象热鍋蓋，我便走路边的馬鞭草，晚上洗了脚就上床。我那条褲子，还是

你穿过的，补巴压补巴，下筒破成烂布巾子，走路扫腿晃。我把一条条的巾子打成结巴，让它吊起来，它就不晃了。但是一个个的大洞，把两只膝盖都露在外面，这我可不管它，只要有书读，就是天大的幸福。

这学期到底毕业了，我打着饿肚进城考初中。考上了，名字写在榜前头，因此得到免费注册。我太高兴了，回来告诉汪湖镇的同学，我是湖南省汉寿县立中学二十班的学生了。我还告诉了八姨，又去告诉妈妈。崔三的儿子听到了，扭着鼻子说：“哼！尽是瞎话！老子光是六年级的书，都读了三年，老子都考不起，你看你那样儿还能考起？不怕丑，莫到老子屋里来吹牛皮！”我说：“你看，这是什么？”便把注册证给他看，他看了看，就撕了：“呸！碰运气的！”我差点哭起来。我比他小四岁，打不过他，只好捡起破纸和他吵。崔三刚走过，翻起白眼看了我一眼：“出去！”崔三儿子还叫狗咬我，我忍气吞声躲到妈妈床铺上，偷偷和妈妈商量：我要进初中。妈妈告诉我，她的一双手洗衣、做饭，终日泡在水里，生起一块块的水癣，剥皮般的痛。特别是浸在洗衣盆的肥皂水里，象落油锅似的。有时衣服洗不干净，崔三四姨太就大罵大嚷，口口声声要换人。妈妈才积到二斗米的工钱，四姨太说是顶多只能抵上一斗；看来想读书是没法交学费的了。我只想哭，但自己已经十二岁了，怕伤妈妈的心，只好忍着。回头又想把这事告诉八姨，但不好开口，急得团团转，吃不进饭。八姨看出来，她说她可帮忙想办法。姨爷是成年忙着的，种了崔家十五亩田。农闲时，他还进山合伙烧砖、烧炭。八姨农忙时也下田，平时纺棉花、破麻丝、编鱼网、包银行里那些人的衣洗。她家虽寸土都无，终年勤劳，吃尽千辛

万苦，也还可勉强过活。八姨和姨爷商量后，愿意供我读书，姨爷说：“小青，你读书只要发奋，俺吃点苦都值得，只要你长大做了官，记得俺，莫欺黑腿杆子。俺老了，帮买一口棺材，做天半道场，请个阴阳先生看处风水地埋上就要得了。”我说：“姨爷，我会把你和八姨看作爷和娘的。”

开学了。姨爷把被崔家盘剥后新收下的谷子，给了我二石五斗，另加八姨编的一副大网，用一小船装着，送我进城，准备卖了顶学费。上船时，八姨还在我书包里塞了五个熟鸡蛋。妈妈也赶来了，她没有什么打发我的，因为做工的米，还没有得到。她把她做姑娘时藏的一个玉圈交给我，叫我带上，在外头放稳当些，莫玩水，莫打架，莫犯学堂里的规矩。我不要她的玉圈，八姨劝我拿着，我才拿着。妈妈对她说：“八妹，我对不起小青哩，我这当娘的还不如你当姨姨的，你晓得孩子好恨我哟……”船开行时，八姨还在岸上喊：“好好读书吧！迟日替你染一套家织布的衣拿去！”我不知如何感谢八姨，只是用小手向她招着。我在船上看到八姨把妈妈扶着……我低着头，看着姨爷的桨叶儿落在水里划起一个个的漩涡……

船到了汉寿城，停在北门河码头。我看船，姨爷挑谷上街卖。最后姨爷还剩一籬谷和那副大网挑回来，正赶上镇口梅海叔也卖谷来了，他大女儿小兰看守着小船。我和姨爷也把船交小兰看管，两人都上岸，姨爷挑着那籬谷和大网在前面走，我跟在后头长一步短一步地还赶不上。末了二石五斗谷子，实卖到二石二斗的钱。城里行家进斗大、出斗小，这是那些坐商资本家脸上笑、心里毒、欺负乡下人的老一套鬼把戏。不用说，那副网也没卖到高价钱。姨爷把钱代我交了学费，还剩几个零

子。他临走領我到天心閣茶館坐一坐，泡了两碗茶，卖包儿、卖蛋糕的端着点心盆过来好几次，我和姨爷都装着沒有看見。姨爷划了一天船，餓了，等了很久，他才到門口买来两个燒餅。他給我一个，我說我不餓，在船上已吃过熟鸡蛋。³他把燒餅推到我跟前几回，我也不肯吃；很多人看着我們，姨爷只好叹着气把两个燒餅吃了，又連續地喝了几碗茶。天时不早，他开了茶錢，又給了我买三个小毛边紙本的錢，挑着担就走。他边走边叮囑我努力讀書，我要送他，他不要我送；最后我看到他掏光衣兜里的几張小烂票子，在“万年富宝号”买了两盒洋火，丢在空籬里，轉身向通往北門河的胡家巷走去。我看着他那辛劳弯曲的脊梁上，落着扁担的黑影，心里一酸，一串眼泪直落了下来。

讀了一年书，差不多都是八姨出的錢。到第三学期时，学堂里出了个新花样，要建立童子軍，每人要做套童軍服。我没有錢做，跟老师求情，老师摇摇头，說不做不行。每天下午上童軍操，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沒有童軍服，天天立正看着別人操，心里那股滋味多么难受！我明白，搭信回去，家里也是想不出办法来。末了，学堂越逼越紧，出操时，沒有童軍服的，要在火热的太阳下，跪一只腿，整整一小时。我实在受不了啦，才不得不搭信告訴媽媽。八姨是不能告訴的，她在不久前，已替我寄来了一套家織布制服；媽媽知道了，很心痛，她以前掙的工米早已替我墊补到第二期學費里了。現在崔三把工米还降低到七升一月，他借口說媽媽沒有以前能干了。媽媽想帮我做上童軍服，便向崔家預支几斗米。崔家答应可以預支，但工米要由每月七升降到五升才干。媽媽沒法，許約再干半年，将預支

的三斗米，折成現款，寄來叫我做衣服。好在我的个子小，三斗米錢，恰合做套童軍服。

記得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請假到街上“配天仙”衣店去拿衣。這時候，學校里唐縣長的兒子唐天海正鬧着失了一套童軍服，等我拿衣服回來，墊在床鋪下，第二天便有人檢舉我，說我偷了唐天海的童軍服。訓導主任李自榮和一幫訓導員掀開我那破爛的床鋪，一套新衣正放在那里。李自榮當場叫唐天海穿，唐天海和我一般高，穿着就說：“這是我奶奶拿錢做的！”我說：“這是你老奶奶拿錢做的？！這是我媽媽拿三斗米工錢給我做的。你想要？”“嗯！是我奶奶拿錢做的，是我的！”說着，他戴上帽子，他的頭比我的小，帽子大了，連眉毛眼睛都蓋住了。他還說是他的。我搶過帽子，戴在自己頭上，正正合適，說：“是我的！”李自榮昧着良心還幫着唐天海說：“丁小青，你偷了就要認賬，不然唐縣長槍打了你！”我听了心里一怔，但是，無論如何我不能把媽媽辛苦掙來的衣服，被人說是偷的呵！真要槍打我，我也不承認。我說：“我媽媽大前天托人帶錢來做的！”李自榮威吓我：“誰知道哪天帶錢來，你胡說！”我說：“傳達他知道，不信問問傳達去。”李自榮惡狠狠地說：“好！去問！如果傳達他不知道，就槍打你，活埋你，再開除你這家伙！”

我這時恨不得幾口咬死他和唐天海。又是很大一幫人，擠到傳達室。我上前問那傳達：“陸家伯伯，大前天中午，我媽媽托一個婦人家帶錢來，叫我做衣服，你老人家記得不？”不等傳達回話，李自榮就說：“他偷了縣長少爺唐天海的衣服，還說大前天家里搭錢來做的。傳達，你知道么？”傳達一听話頭，不敢直說：“啊，啊，大前天也好，前天也好，昨天和今天也好，會學

生的人不少啊！我一个老头子……記……哪里記得多……多少啊！”傳達不敢作証。我說：“陸家伯伯，你忘了？我家里搭錢來時，你还向我說：快点做童軍服吧！做好了，就不挨跪了！你这都不記得了？”傳達支吾着說：“啊——这个，天曉得！我說我一个老头子，傳達、傳達，我哪里記得多……多少啊！”我又急又气地問：“你不敢作証？”傳達搖搖頭，滿臉多紋的肉直打顫。這時，我急得沒法，兩手緊抓住自己的頭頂直拍，蹲到地上去哭了：“媽媽呵……他們欺負我！誰給我伸冤呵……”李自榮踢了我一脚，罵道：“小杂种！你敢耍賴？开除你！來人！打電話告訴唐縣長，說事情已經查出來了，叫縣長不要生气。”狗日的唐天海就从我头上又把帽子搶走了。天呵！我向誰去說道理嘍！媽媽在別人臉子下做得頭昏眼花，腰酸腿軟，十指爛得露骨，才給我弄來几个血汗錢做衣服，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搶走了。

这还不算。第二天李自榮還領着縣長老婆來罵我。这个縣長太太燙着一頭綿羊尾巴毛，胖得布都包不住。光那身肉，若是熬油就可供七十二盞天燈，点上九九八十一天。她弓着腰、伸着手向我潑罵：“你偷到老娘門下來了，短命死的！要絕九代！砍八刀！紅彈子穿你的心！死了要短棺材塞尸，還沒得地方葬，拋荒山，野狗子咬，老鴿子叨！就这样還好了你，死后閻王小鬼要拿你下油鍋，炸得肉醬如泥……”她滿口都是毒得入骨的話，直罵得喘不過氣來。這時，李自榮走過來，稍攔一攔這罵開了河的瘟婆娘，叫她歇歇氣。隨着對我宣布說：“丁小青，你今天捆行李滾！校務會決定開除了你。你永远記住：你是偷東西、破壞校規開除的！”接口又向那潑婦說：“唐太太，你們天海

在学校里好哇！太太只管放心。噢，到我們办公室里去坐坐。”
于是，他們才罵罵唧唧的走了。

同情我的同学都气憤憤的背地罵：“狗日的唐天海，搶別人的大帽子，是个坏种！”“今天在书院巷堵住攔他！”“县长就大嗎？告他！”他們說是說，总之，我是不行了，我的心碎了。我一个小孩怎奈何得这群凶恶的野兽呢？不过我会記住，永远記得他們是些什么人！眼下我摸索着把媽媽出嫁的印花被单鋪开，包着一堆破布衣回去。再見了，再見了，同學們！好同學們！

太阳偏西了，树影拖的又瘦又长。天底下，一片昏黃色。我背着包袱，离开学校，出了县城，沿着周公堤向汪湖鎮走。夜的黑色越来越濃，单只的烏鴉時儿在頭頂叫着拍翅飞过去；孤立的电綫杆一动不动的发出“嗚嗚”的淒涼叫声。这截有名的“鬼火堤”上，磷光也輕飄飄的浮起来了，慢慢地，亮了、灭了、又亮了、散开了。我渾身透着蒙蒙汗水……

回到家里，身上发起高烧，我竭力掙扎着不躺下床来，还故意找些事儿來說几句話或笑一声。为了避免媽媽的伤心、八姨的难过、姨爷的丧气，我在这些最亲的人面前第一次撒了謊：我說因我有傳染病，腿上生了疮，学校叫我治好再說。以后媽媽問我的新衣服，我又撒了第二个謊：我說回来那天天黑了，路上遇到抓逃兵的，我怕他們誣指我是逃兵，只好将童軍服丢到河里了。媽媽問：“他們沒有翻你的包袱么？”我說：“翻过，要不把那套衣服丢掉，險些被抓了去哩。”“真是乱世界呀！”媽媽直叹气。但是，我覺得这样可比知道真情况要輕松得多。随后我把媽媽的玉圈还給她，媽媽說：“好孩子，媽媽的东西你是不会乱丢的，你是万不得已才丢的啊！你是我的好姪